

布克奖
荣膺2010年俄语



鲜花

Елена Колядина

Цветочный крест

十字架

[俄罗斯] 叶莲娜·科利亚金娜 著

赵桂莲 译

鲜花

Елена Колядина

Цветочный крест

十字架

[俄罗斯] 叶莲娜·科利亚金娜 著

赵桂莲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鲜花十字架 / (俄罗斯) 叶莲娜·科利亚金娜著;
赵桂莲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7.4
ISBN 978-7-5447-6808-5

I. ①鲜… II. ①叶… ②赵…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现代 IV. ①I512.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97478 号

ЦВЕТОЧНЫЙ КРЕСТ by Е.В.Колядина

Copyright © Е.В.Колядина, год издания 2011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Е.В.Колядина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Copyright Agency of China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1-460 号

鲜花十字架 [俄罗斯] 叶莲娜·科利亚金娜 / 著 赵桂莲 / 译

责任编辑 冯一兵
装帧设计 胡 彪
责任校对 张 萍
责任印制 颜 亮

原文出版 ООО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СТ», Москва, 2011г.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1.125

插 页 2页

字 数 267千

版 次 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6808-5

定 价 39.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订购热线: 025-86633278 质量热线: 025-83658316

目 录

第一章 罗金神父的巫蛊篇	1
第二章 血海月信篇	23
第三章 游方艺人篇	37
第四章 无处不盐篇	57
第五章 生产篇	75
第六章 爱欲篇	85
第七章 迎归篇	101
第八章 传说篇	113
第九章 拷问篇	125
第十章 狼之篇	139
第十一章 流光篇	149
第十二章 行刑篇	161
第十三章 婚礼篇	173

第十四章 工艺篇	185
第十五章 辩论篇	199
第十六章 温顺篇	215
第十七章 考验篇	225
第十八章 圣愚篇	235
第十九章 幸福的傻子篇	245
第二十章 烟之篇	257
第二十一章 地下篇	267
第二十二章 死之篇	279
第二十三章 不朽篇	291
第二十四章 神圣鲜花篇	303
第二十五章 侦查篇	315
第二十六章 羁押篇	325
第二十七章 诀别篇	337
尾声	345

第一章 罗金神父的巫蛊篇

“没让走魄门吧？……”

出乎意料地脱口提出这个问题之后，罗金神父感到窘然。他为什么要问到魄门呢？！不过二十一岁的罗金神父太喜欢这个词了，它让他与愚昧的教民那么不同，他们压根儿就不知道对于表达沟子、腓沟子、腓、屁股和肛门来说存在一种有学问的、美好的、崇高的说法——魄门。上帝的智慧就在于，对于男女、牲口和禽鸟的每一个身体部位，甚至是最为罪孽的部位，他都得空创造出了与魔鬼的称谓对立的神的称谓。腓来自魔鬼。源于上帝的——是魄门！罗金神父必须并且想尽可能多地使用古语“魄门”，其音调美得让他联想到希腊圣山阿陀斯^①。他一边煞费苦心地去背熟预先造好的句子“没用魄门行淫吧？”“没用魄门作孽吧？”一边盘算着如何依据神学思想的最新成就完成自己平生的第一场忏悔礼。

^① “魄门” (афедрон) 和“阿陀斯” (Афон) 的俄语发音接近。

罗金神父昨天，7182年（遗憾的是，某些神职人员按照错误的、可憎的西历把它定为1674年）12月7日，才带着给大司祭尼封特的荐举函来到托奇马的举荣圣架教堂供职，热切地期待着与教民的第一次见面。瞧瞧，劈头就给你来一个“魄门”！

这时他想起来了，来教堂的路上他偶遇了一个担着空桶的婆娘。“你这个傻瓜——主啊，宽恕我这个罪孽深重的人吧——担着空水筩在大街上晃荡！”罗金神父一脚踏进雪堆，沮丧不已。“难道没有小胡同或是其他什么暗道让这种愚蠢透顶的婆娘走吗？你还会担着水筩晃荡到神圣的教堂去吧！主啊，宽恕我吧，我联想到这一点真是没来头。哦，不妥……对了，可别忘了问问教民，他们是否迷信偶遇、空桶、爬虫、野兽、鸟鸣，此乃污秽的多神教巫蛊啊。谁要是迷信，那就裁定这个渎神的罪人素斋四十日。”

哎呀，该诅咒的婆娘！罗金神父为了在第一次礼拜的前夜避免罪恶的交媾，晚上与妻子奥列吉娅分床睡了。他狂热地祈祷，以免自己在睡梦中作了魔鬼的牺牲品，如果那家伙存心诱惑，就会让他犯下遗精到裤子上的罪孽。早晨他清洗了胯间的私处。罗金神父身体清爽了，内心因为即将在托奇马的沃土上开始繁重的工作而洋溢着欢喜，伊甸园的鸟儿在他心中嘹亮地歌唱，芬芳的花朵在盛开！……可正是魔鬼遣来了那个担桶的婆娘。他，就是他，臭气熏天的恶灵，在给罗金神父使绊子！“假如是主来试炼我，那他就会用一个圣洁的词汇来检验我！”罗金神父庄严地想，“可是我却不合时宜地想到了魔鬼的洞眼。啊，鬼！”

因为揣测到了自己突如其来脱离有关忏悔的教规的真正原因，罗金神父的精神振奋起来。他喜欢战斗。“你出来，狡诈的鬼！”罗金神父在心里暗暗地、热烈地大叫了一声。然后他怨毒地问无处不在的恶魔：“问询忏悔的人难道该是从那处开始的吗？这个妇人应该对我说：忏悔的是我，罪孽深重的妇人某某某……该跟她一起祷告一会儿，同时唱唱赞美诗。祷告结束后，把帡幪从她头上揭开，然后无比温顺、悄声细语

地问询……”

罗金神父响亮地清了清喉咙，摆出一副严厉却如父亲一般的神情，瞥了一眼年轻妇人被烛火照亮的侧影，准备恢复圣礼符合教规的程序……可群魔却不想善罢甘休！……

“谁，神父？”妇人问，她感受到了神父落在自己身上的目光。

“什么谁？”罗金神父满腹狐疑，问道。

“让……谁？”

“难不成他们有好几个？”忏悔神父恼怒地问，“难不成你让走魄门的不是丈夫？！”

忏悔礼违背罗金神父的意志又转向了魄门这个主题，这让他窘迫不已，不过他最终聪明地认定，从最深重的罪孽开始不是罪。

“不是，不是丈夫，我的神父大人。”

“双重罪孽！”牧师飞快地转着脑筋，“与别人的丈夫行淫和魄门行淫。”

“究竟是谁？”

“父亲，兄弟，侄子，外甥……”

每说出一个亲属，罗金神父都哆嗦一下。

“……女伴。”妇人列数着。

“女伴？！”罗金神父不信，“这桩罪孽你是怎么跟女伴做的？用杵棍不成？”

“有豆子的时候，就会用杵棍。”妇人认可。

“难不成用器皿？”神父不依不饶。

“要是倒醉人的甜酒，那就会用器皿，用长颈大酒瓶子。”

“就是说，还醉了？”

“是啊，那可是出远门啊，神父。出门、上路怎么能不润润嘴唇呢？我认罪。”

“那么远行之前你还用什么走魄门了？”

“油煎馅儿饼……”

“呸，真是肮脏！”

“这有多淫荡？三重还是五重罪？”罗金神父狂乱地计算着。“哦，主啊，在天的圣洁力量啊，神圣的使徒啊，先知和蒙难的人啊，还有圣徒，还有守信的人啊……”他喃喃自语了很久，呼唤全部的天兵天将帮助他与这种超级淫荡的疯狂之举战斗。

“怎么，神父，”等到罗金神父不再窘迫地直喘粗气以后，妇人怯生生地问道，“难不成上路的时候不能呈上豆沙馅儿饼？可我母亲总是念叨：‘豆沙馅饼，上路很好。’”

“现在我问的不是上路的事，”罗金神父厉声断喝，“而是违背自然的行淫：用父亲、兄弟、侄子的私处，用器皿，还有杵棍，摆出牲口的姿势来进行肛门行淫。”

“啊！……啊！……”妇人惊恐地双掌捂脸，“你说什么，我的神父大人，难道我犯下了如此渎神的罪了吗？！噢！……如此大罪我连想想都害怕，更别说做了！”

“愚蠢的妇人，”罗金神父大为光火，“你为什么为没有的事忏悔？使我，圣洁的神父，陷入窘境。你在圣殿撒谎了吗？我可明白无误地问你：让走魄门了吗？让谁？如何做的？”

“让走魄门了，这个我不否认，可走……主啊，宽恕我！”

“那在你看来‘魄门’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神父使用这个高深莫测的词是在说出远门吗？”

“啊，愚昧呀……啊，无知呀……”罗金神父伤心起来。

妇人扑闪着眼睛。

“是屁股啊，你，菲奥多西娅，难道不知道吗？”凑巧出现在旁边的烤圣饼的女人，或者如哲学思想的信徒罗金神父更喜欢称呼的——“圣餐女”，阿芙多季娅语速飞快地悄声解释着，她又谦恭地喃喃说道：“宽恕我吧，神父大人，我干预忏悔圣礼是罪过。”

“你第一次犯这宗罪我放过，不惩罚。”罗金神父慈悲为怀；让他高兴的是，借助上帝的帮助，群魔引起的误会被解释清楚了。显然，施以援手的正是上帝：首先是因为并肩奋战的女战士的名号——“圣餐女”阿芙多季娅，按照古语说法是祭女，这是一个具有神职名号的人，而不是什么担着空水管的婆娘；其次，阿芙多季娅是一个品德高尚的孀居女人，出手援助女姊妹的不是她还能是谁；最后，这一点是最有寓意的标志，主认为配得上对忏悔神父施以援手的不是敲钟人或者唱诗人，而是阿芙多季娅，她恰恰是烤制忏悔礼毕时所用圣餐饼的人！“三位一体！”罗金神父满脸放光，“三一！”在组织得如此有学问的进攻之下魔鬼退避三舍了。接下来的忏悔礼进行得就顺风顺水了。

“就是说，你叫菲奥多西娅？”

“正是在下。”

“那么，菲奥多西娅，是否犯下了邪恶的、凡夫俗子的罪，比如贪财，酗酒，贪食，吝啬，污言秽语，淫思，通奸……”

罗金神父换了一口气。

“……骂街，愤怒，暴躁，忧伤，沮丧……沮丧……”

神父十指呈扇形张开，然后挨个儿把它们弯向掌心——他没在什么时候把哪宗罪数错了吧？

“……沮丧，诬陷，绝望，抱怨，嚼舌根，自以为是，顶嘴，说废话……”

“等等，神父大人，”菲奥多西娅浑身一震，“我忏悔，我说过废话。前不久猫在里屋戏耍，把小柜橱碰翻了。‘哎呀，你啊，’我对它说了废话，‘你这个大尾巴傻瓜！’我有罪！……”

“‘傻瓜’不是废话，”罗金神父纠正她，“‘傻瓜’乃污言秽语。因为这宗罪我罚你连续三天，每天行半身礼一百次，跪拜礼一百次。”

“礼，神父，我会行礼的，只不过‘傻瓜’不是污言秽语啊，怎么会是呢！”菲奥多西娅又挺了挺身子，“××，主宽恕我，或者×，这是污言秽语。‘傻瓜’算啥？有时会说一个愚蠢的婆娘是十足的傻瓜！”

“这是当然。”罗金神父表示同意，神情傲慢，他想起了早晨那个担着空水筒的托奇马女人。“但不全对！就你挑起争端并且在教会的圣殿里提及××，亦即男根，以及×，亦即阴户，我罚你素斋七日。嗯……说废话，不睦，试探，漫不经心，不公，懒惰，忤逆，偷盗，说谎，诽谤，抢劫，蛊惑人心，虚荣……”

“等等，我的神父大人，”菲奥多西娅有了精神头儿，“上个礼拜我嫂子诽谤我，说我把她的纺锤弄到床下了。”

“那是她的罪，不是你的。”罗金神父纠正她。“她的罪让她来忏悔。”

神父语速飞快、口不出声地从头列数了一遍各种罪，想起了他刚才是在哪宗罪上停下的，然后又重新开口说道：

“……傲慢，自视清高，求全责备……你责备嫂子诽谤了吗？没有？好……谴责，魅惑，抱怨，谩骂，以恶报恶。”

“没有，神父大人，都没有。”

罗金神父换了口气，从《忏悔人戒条》开始了。

“跟小叔子行淫了吗？”

“我呀，神父，没小叔子，不能跟他行淫。”菲奥多西娅说。

“跟亲兄弟作孽了吗？”

“跟佐杰依卡吗？”

“要是他叫这个名，那就是跟佐杰依^①吧。”

“哎呀，神父，你说的哪里话？我们家的佐杰依卡还是个刚断母乳的娃，奶娘正为他哺乳呢。”

“那你怎么说废话呢？没罪，那就回答没罪；有罪，那你就忏悔……”

罗金神父开始失去耐心了。“爬到女伴身上过吗？”

菲奥多西娅若有所思。

“上草垛的时候，爬到女伴身上过，草垛太高了呀。”

① “佐杰依”是本名，“佐杰依卡”是其爱称。

“就是说，爬了，但没作孽？”

“没作孽，神父。”

“醉酒或是清醒的时候爬到丈夫身上过吗？”

“一次也没有！”菲奥多西娅肯定地说，语气激烈。

“跟上了年纪的男人，或是鳏夫，或是单身时候的丈夫好过吗？”

“一次也没有！”

“跟教子呢？跟神父或是修士呢？”

“这样的事我连想都不会想——跟修士……”

“这样好，因为邪念是同样的罪。嗯……在床上的时候你自己用手戳过吗？或是手指塞进过……”

“没有。”菲奥多西娅惊恐地小声说道。

“真的？”

“如果我说假话就让我就地消失！让蝮蛇咬我，让夜猫子啄我，让林妖拖了去！”

“因为你用渎神的、多神教的方式起誓，罚你从教堂回家后立刻行四十个礼。要用圣言起誓：愿上帝惩罚我！而不是用蛇、猫头鹰还有偶像。”

“什么偶像？”菲奥多西娅好奇地问。

“神话里的偶像，亦即寓言杜撰的偶像。”

“这哪是什么寓言啊。”菲奥多西娅瞪大眼睛，“在你们的澡堂里，你，神父，是住在沃尔恰诺夫大街吧？……去年夏天你们澡堂的堂仙把一个奶娃娃、母亲刚断奶的孩子给淹死了。他母亲安菲斯卡赤身裸体从澡堂里窜出来，嚎得整条街的人都听得见：‘澡堂仙把我的瓦修特卡淹死在木桶里了！’虽说她的瓦修特卡是个私生子，但还是让人心疼啊！尼封特神父第二天讲道的时候说：‘惩罚安菲斯卡和瓦修特卡是因为邪淫受孕和邪淫出生这类罪孽，惩罚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惩罚者不是上帝，而是妖。’”

“呸!”罗金神父啐了口吐沫,“尼封特神父不可能说出如此渎神的话来。施惩罚的唯有上帝,偶像没有如此威力!”

“可就是这样说的……我没亲耳听见,因为那天没去教堂,不过母亲确实把这些都说给我听了。菲奥多西娅,你瞧啊,她说,要是你因罪受孕,那林妖就会把孩子淹死,或是闷死,或是让你无法分娩,你会怀孕三十三年又三年。”

罗金神父边思考边鼓着腮帮子,咂巴着嘴唇,长吸了一口气,然后呼出来。“多神教的邪恶在托奇马势力强大。”他很快就得出了这样一个沉重的结论,接着说道:

“用草药或是巫术让你身体里或是姊妹身体里的孩子流产过吗?”

“没有,神父,”菲奥多西娅语气热烈地保证,“怎么可以呢?”

“是否有人与你在两股间行淫,直到射出污秽的精子?”

“没有,神父,这样的事一次都没有。”菲奥多西娅画着十字保证道。沉默片刻之后她问:“神父,为什么男人的精子是肮脏的呢?美好的孩子因为有它才会出生。来自魔鬼才肮脏,可孩子难道是来自小鬼而不是来自上帝吗?”

罗金神父神经质地挠了挠前襟,又画了个十字,他凝神看了一眼菲奥多西娅。

一双湛蓝、明亮的大眼睛,如同罗金神父对上帝的爱,在菲奥多西娅雪一样白的脸上熠熠生辉,让人想起春天的小溪温柔地发出潺潺流水声,荡起蓬松的晶莹雪花,每一滴溪水中都闪烁着神秘莫测的光芒,映射出苍穹和日光。

“天庭的蓝宝石啊。”这种美让罗金神父不自在。

教堂全部的甜美气息都无法遮蔽从菲奥多西娅身上,从她蘸着圣油梳起的发辫、贵重的锦缎头巾、绣花细呢面狐皮大衣上散发出的芬芳。不知何故罗金神父清楚,皮大衣的前襟散发着猫崽味道。嘴唇是薄荷味。耳朵和耳后是柠檬香草味。乳房散发着妇人们整夜夹在私处,用以

魅惑男人的苹果的馨香。

“你芳香的气息……”罗金神父气若游丝，喃喃自语。然后他打起精神，犹豫不定地问：“你是否喝了果酒：柠檬草、金丝桃，还有其他什……”

罗金神父的声音戛然而止，如裂帛一般。

菲奥多西娅咬了一下嘴唇，忍不住发出悦耳的细碎笑声。

“你的笑如河中的珍珠。”罗金神父几乎昏过去了，他在含糊不清地窃窃私语。

“没有，神父，没喝果酒。”菲奥多西娅说。

魔鬼已经向罗金神父逼近了。群鬼屈身跳着踢腿舞，引诱圣洁的神父堕落。不过救世主又来帮助他年轻的战士了。

“怎么着，神父，今天敲几口钟？”“救世主”声音低沉地问。

“啊？”罗金神父打了个哆嗦。

他甩了甩头。面前站着的是穿着毡靴、两脚捋来捋去的敲钟人季洪。

“等会儿，等会儿……你没看见我在行忏悔礼吗？”罗金神父讷讷地说。

随后他想起自己受到了蛊惑。

“啊，不！全部都敲！”

“乖乖……这个……”季洪疑惑不已，“为啥全敲？”

“为上帝的荣耀！”罗金神父两手甩了一下，“为战胜魔鬼，他竟然企图在圣殿中诱惑男人！”

季洪画了个十字，气壮起来。

“去吧，去吧，”罗金神父下了令，“你要按规定敲钟，晚祷开始之前。”

上帝重新接受了他的儿子罗金！上帝的声音在头顶响起，驱走了诱人去行淫荡的群魔。

“需要立刻诵读合适的祭祷歌！”

由于激动，需要的祭祷歌从罗金神父的脑子里飞走了。“我来——列数神圣的天兵天将：神的侍者，圣徒……”罗金神父决定这样做，“这一向管用。”振奋地念叨完整串名单、简短地忏悔过后，罗金神父挺起胸膛，目光灼灼地看了一眼菲奥多西娅。

“你，上帝的仆人，问的什么？”他语气坚定地问。

“男人污秽的精子来自上帝还是魔鬼？”菲奥多西娅又说了一遍，“这个我弄不明白。如果来自魔鬼，那为什么孩子来自上帝？如果男人的精子来自上帝，那为什么说它是秽物，而不说它是种子？”

罗金神父的眼里冒出火来了。他太喜欢辩论了！不过罗金神父更喜欢诲人不倦。

“此复杂案例乃魔鬼本人为难你！”罗金神父兴奋地强调，一边咂摸着高效的阐释带来的甜美滋味，“任何果实以及任何精子都来自上帝。不过鬼有可能控制它！那样的话这果实以及这精子就都由魔鬼得来。”

这段论证的完美和言简意赅让他孤芳自赏了片刻，然后他瞥了一眼菲奥多西娅。

“你明白了？”

“明白了。”菲奥多西娅肯定地说，“那么，神父，如何猜得到，比如说，我手里的苹果是来自上帝还是来自魔鬼呢？”

“这要视由谁把它交托于你而定：如果是主，那就来自上帝；而如果是鬼，那就来自魔鬼。懂了？”

“懂了，神父。那如何得知是他们中的哪一个把果子交托于我的呢？如果，比如说，是库兹马在集市上给我的呢？”

罗金神父用鼻子吸了口气，鼻腔发出一声轻微的好似唢呐的声音。

“如果你是因罪得到此果，则交托它的是鬼；而如果果子是拜善举所赐，那就是我们的主降它于你。”罗金神父说，他提高了音量，不过没有丧失自控力。“明白了？”

他感到惊奇不已，刚刚他竟然还会被这样一个糊涂的妇人迷住！

“明白了，神父。”菲奥多西娅发自内心地满意。“还从未有人把所有的事都对我解释得如此明了！”

罗金神父的态度缓和下来了。

“好……如果你对什么产生疑问，总要咨询你的忏悔神父才好。嗯……”

“神父开言，列数罪孽，轻声问话。”罗金神父提醒自己，然后又开始为神的仆人菲奥多西娅行忏悔礼。

“你是否找过术士、巫师、神汉、方士、药师或巫医？”

“我有罪，神父，找过一次。可不是出自我的本意，是嫂子央求的。从药师那儿拿过草药，给嫂子治疗身体的疾病。”

“此乃罪也！疾病，不管是精神的还是身体的，都该通过圣言或用神圣的香膏来治疗。”

“可是神父，难道把香膏敷到普……魄……肛门上不是罪过吗？林妖在嫂子的肛门里鼓起了一个疖子！”

“你又提多神教的林妖！惩罚者，就是说降病者，乃上帝也！”

“可我是这样想的，如果疖子长在鼻子里或是小腹上，那是上帝的惩罚，而如果在屁眼里，就是魔鬼的阴谋。”

“这个案例不简单，”罗金神父难过地深吸一口气，“香膏恐怕确实不适用范围在这个地方。不过，就此该向苦行圣徒约翰讨教。”

“那皇上的御医是用什么来治疗我们的父亲大人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的呢？”菲奥多西娅的双眼闪动着好奇，“难道不用草药？”

罗金神父干咳了一声。

“嗯……咳……我们的皇上，英明的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是上帝在尘世的使者，因此，医治他自然是由上帝之手完成。毋庸置疑，并非所有的药草都是巫蛊之草。”

这个想法让神父精神抖擞。

“桂树、葡萄树即伊甸园的神木。因为求见巫医我罚你三个礼拜磕

头四十。嗯……醉得人事不省过吗？”

“没有，我的神父大人。”

“不洁之身去过教堂吗？”

“一次都没有。”

“污秽月事的时候与丈夫行过房吗？”

“没有，神父。”

“好……不管是谁，与月事期间的妻子行房并孕育孩子，其则必长脓疮，父母还要受罚三年。”

“长脓疮的是哪一个？”菲奥多西娅不安地刨根问底。

“孩子。”

“娃娃有什么错呢？这一点我不明白。”

“孩子因为父母的罪在上帝面前承担责任，这个难道你不清楚吗？”

“可是孩子不知道他是因罪受孕的呀？要是知道了，也许，他就不会出生了。”

“异端邪说！鬼话连篇！宽恕我，主啊……再者，礼拜五、礼拜六或是礼拜天跟丈夫行过房吗？”

“没有。”

罗金神父想了想，该提醒神的仆人菲奥多西娅在一礼拜中的这些日子交合分别会怀上什么，可是他担心会引出新的挠头话题。最终教导的义务占了上风。

“如果在这些天有了孩子，那他要么是强盗，要么是窃贼，要么是登徒子。”神父语速飞快地说，希望避免麻烦。

可菲奥多西娅对于这样的信息不可能不动脑筋。

“那哪一天孕育刺儿头呢？”

“好打架的人？这个与此无关。”罗金神父莫测高深地回答。

“那为什么礼拜五就是强盗呢？为什么不是叛逆？看来是为了让亲爱的上帝不要弄混……”